

春天如期而至。北川新城处处焕发出生机,行道树兀自爆吐着新芽,花儿眨巴着眼睛……诚如此时我足下的广场,安宁祥和。春水像一首绵软柔情的钢琴曲,弹奏在我心底,却牵扯出许多刻骨铭心的人和事。一个叫王孝明的北川人,你在天堂那边还好吗?

我与绵阳北川羌族自治县五龙寨的王孝明初次相识,还是数年前早春的一天。年届不惑,方正的脸庞,黝黑的面容,不苟言笑,这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。当时我在负责《南充晚报》旅游版,他供职于报社隶属的新闻旅行社,负责北川当地的旅游推介。当他绘声绘色描述北川羌寨和小寨子沟的风光时,我听得入迷,不禁遐想联翩:在川西,在那离天很近的地方,在逶迤连绵的雪山之间,有一个古老的民族——羌族。在那里,生命赋予他们生动的色彩,雪山圣水注入他们殷红的血脉。

初夏,从南充西行,我们一路追寻梦中的香格里拉——遥远的古羌族寨落。沿途,挡不住的青山隐隐,遮不住的流水幽幽。晚上12时许,当高高的五龙寨门出现在我们面前时,江南水乡清丽的桨声便渐渐远去,远古的悠悠羌笛声刹时吹动了心灵的湖泊:如此的天籁之音,是经过雪山圣水洗涤过的吗?

6月5日,这是五龙寨羌民祭山前夕的一个晚上,这个夜晚欢乐而神圣。我和女儿被寨主安排在竹楼看台上,女儿头上戴着我为她采来的用羊角花编织的高山花环,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一只羌民们精心挑选出来的雪白的山羊。山羊系在寨中树下,角上系着红布条;一坛已经开启的乡酒,飘溢出淳美的浓香;篝火熊熊燃烧起来了,这边,羌族小伙子们用力舞动手中的火龙,动作粗犷而豪放;那边,一对青年男女突然亮开嗓子,绵绵情歌唱起来;几个羌族老人不甘示弱,手敲羊皮鼓,铿锵的鼓点响起来;少女们羞赧着走上场,为远方的客人斟上美酒;欢快的沙朗——羌族人的锅庄,搅热了五龙寨,和着悠扬的笛音,绵绵青山也跟着欢乐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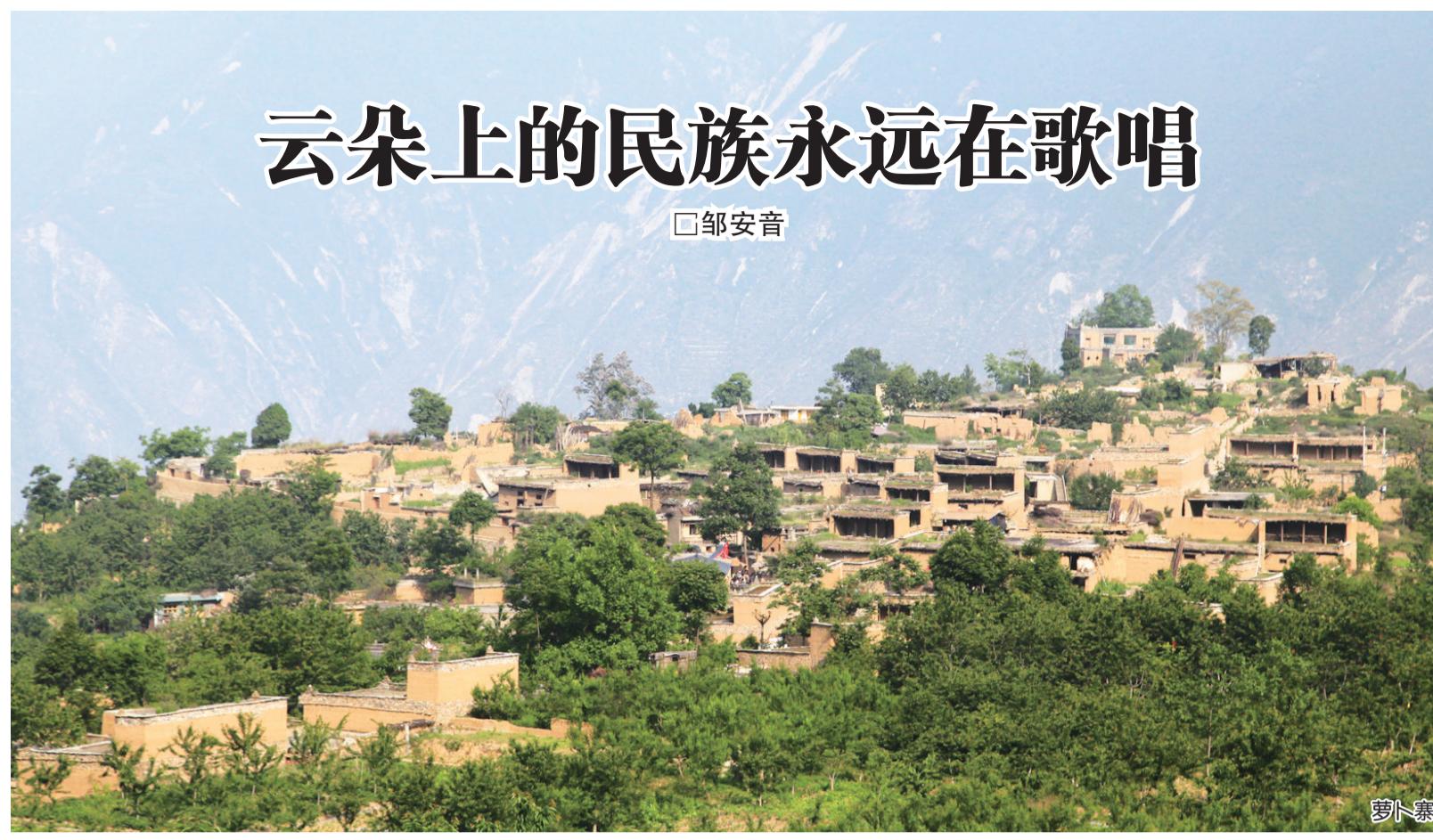
是夜,踩着咯吱咯吱响的竹楼梯,住进高高的五龙寨。嗅着淡淡的芳草清香,聆听着楼边传来的潺潺溪水声,对面山顶的灯光突然晶莹了我的眼眸,也迷惑了我的心灵:这是人间,还是仙境?哦,这是云朵上的民族——羌族啊!川西的风貌就是这样隽永和清雅的,它像一首春天的曲子,或者心底的一条河,悠悠然就抓住了一个人的心魂。

五龙寨的“祭山会”主祭点选在小寨子沟入口的林中。翌日10时许,祭祀队伍由释比领头,从寨中出发,依次祭拜家神、树神等。数百人浩浩荡荡奔向主祭场。

到达主祭场地,围绕天神塔进行祭祀活动,释比诵经,恭请主宰万物的神灵,众人恭候神灵的光临。天神塔的白石成为雪山的象征。

小寨子沟入口处,早有羌民支好三口大锅,只等将祭祀神灵的山羊煮熟分享。经受神灵领受的羊肉,成为可以消灾纳福的圣品。一个羌民把煮熟的羊肉让我品尝,我内心不禁一颤:他们才是大山的魂魄,赋予大山生命与色彩,给远方客人带来欢乐和幸福!

返途,经北川县城时已是傍晚。青黛的山峰下,小溪流如玉带般飘然而过,夕晖中闪耀着熠



萝卜寨

熠神采和光芒……

二

从来不曾想,有一天,我的北川记忆会被无情地撕成碎片,让一地淋漓的鲜血吞噬我整个的心灵!时间定格在2008年5月12日这一天,山河同悲恸!看着电视里飞舞的山石,倾倒的墙垣……我泪如雨下,老王还好吗?高高的五龙寨是否依然挺立?那条玉带般飘绕北川县城而过的小河流是不是还那样温婉多情?

打不通老王的电话,他请假回家了。

再次见到老王,是次年春天。他很憔悴。眼神里有淡淡的哀伤。他主动找到我,述说着地震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:地震后第一时间,他花高价租了一辆私车,取出所有的存款和能够借到的钱财,火速赶往北川。

“地上到处是滚落的大石块,房屋几乎全部被损毁。山里人在往外赶路,救援的战士们在往里冲……”他说他当时已经没有了眼泪,一路上只知道把财物送给身边最需要帮助的人。因为恶劣的路况,最后他不得不放弃车子,几乎是一步步攀爬到五龙寨。“家里去世了两口人,有的全家都不在了。但五龙寨的寨门没震垮!”他说着,我却眼眶噙泪。

他找我,为了一件事:让我再次去北川参观。缘于对北川的喜爱和钟情,他们要成立地震后第一个羌族民族旅行社。“北川依然美丽,我们要让全世界的人都认识新的北川。”他满怀豪情地对姑娘和小伙子们说。

我们一起驱车前往。过了绵阳,从安县进入大禹故里,往北川老县城进发,工地上如火如荼,一派繁忙。

处处是震后重建的繁荣景象。经过新修的吉娜羌寨时,老王站在公路边,喊我照了相。少顷,我们至北川县城。“放低你的脚步,放低你的声音,请给逝者一个安宁!”静静地伫立山腰的望乡台,我在努力搜寻着美丽的北川记忆:那青黛如碧的山呢?那玉带般飘绕的河呢?那袅袅的炊烟和悠扬的琴音呢?没有了,这一切都没有了!只有低沉的山风在哀鸣着,无情地把我唤回到现实,刺痛着我本已脆弱的神经。擦干泪水,远眺,但见山峰上一袭白云袅绕,不禁祈愿:愿逝者安宁,让灵魂永恒!

毗邻小寨子沟的五龙寨已经搬到绵阳市郊外。当天晚上,寨主杨华武邀请我看演出,原来杨华武是老王的表兄。“我现在真正明白了生命的意义,这一生不是要挣多少钱,而是在于给人们做了多少有意义的事情。”他充满感情地对我说。这个因接电话而侥幸避过一劫的羌族汉子,震后立即变卖了所有的家产,组建了一个羌族演出团。那些美丽的羌族姑娘们和彪悍的羌族小伙子们迅速擦干眼泪,在板房边,在工地上,敲起了羊皮鼓,吹响了羌笛音。欢快的沙朗舞步驱走了人们心灵的阴霾,熊熊的篝火再次点燃了人们生命的激情。中央电视台把姑娘们和小伙子们的舞姿搬上了荧屏,向全世界展示羌族的民族魂。

是夜,在绵阳市郊外的五龙寨,踩着阵阵羊皮鼓点,围着熊熊的篝火,我再次跳起了欢快的沙朗舞。“北川依然美丽,我们要让全世界的人都听到羌笛的声音!”老王动情地对姑娘和小伙子们说。

七月流火。酷暑难耐的夏天没有让老王的脚步退却。他往返于北京、绵阳等地,办理着旅游社必备的一切手续。拿到执照的那天,老王和

我再次一起到了安县。欣逢吉娜羌寨20对新人在县政府的操办下举行集体婚礼,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蜂拥而至。杨华武的演出团也到了。当鞭炮声响起时,在鲜花丛中,姑娘和小伙子们对起了绵绵的情歌。

旅行社的计调是孙莉,其父母在地震中双双遇难。“我是看着我的亲人们在我面前一个一个离开的。我现在已经没有时间悲伤,有很多事情还要等着我做。”人到中年的她充分展示了女人的坚强和毅力。她说她还组建了一个工程队,有次跑业务从汶川经过,眼看着前面的车子掉进堰塞河,但是她早就不再惧怕死亡了。从她身上,我看不见北川人的脊梁依然挺拔。

2009年清明节后的第二天,我正在办公室,电话突然响起:“邹姐,不好了,王总出车祸了!”一个女孩子惊慌失措的声音传来。“在哪里?伤情怎么样?”我急切地问。“在火葬场!”

我一下瘫坐在椅子上!

我火速往北川赶。在安县火葬场,老王终于停下了他匆忙的脚步。那天早上5点,他开车从绵阳赶回北川旅行社,不幸被对面疾驰而过又违章左拐的大货车撞着,当场身亡!法医说,他的内脏全部破碎了!

老王终归走了!地震没有整垮他,他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中重新回到了生养他的土地。但我想,正是因为有众多像老王这样的北川人不断努力奋斗着,北川才能迅速地重新发展起来。目之所及,新修建的北川县城一座座高楼已经拔地而起。

三

高高的羌寨,就那样一直屹立在我心灵深处。我再次驾车从北川出发,到了震中汶川。

还记得那天晨起,从大禹故里汶川县城出发,过治水英雄雕像时,迎上他鹰隼般犀利的目光,在其鹏鸟一样的臂膀下,贴着山赤裸的肌肤,倾听岷江湍急的心跳声,直奔萝卜寨。

羌族大姐高珊领着我一同前往,她要去萝卜寨参加亲戚家的婚礼。高珊姐老家在汶川绵虒,住县城,丈夫在震后重建中去世,女儿在红原工作,儿子还在上学。她个子不高、微胖,褐红的脸上始终挂着微笑,恨不得所有的人都能去汶川的每一寸土地上走走、看看。

于谷底仰望,山与山之间不再凌乱,被地震撕裂的伤口渐次愈合,一切似乎归于平静。但荒凉的山沉寂得可怕。直至我离开城郊,触目国道

213旁矗立的一块巨石,上书大大的“萝卜寨”三个字时,心情才稍微舒缓。高珊姐说,羌族的每个寨子都隐藏在大山高处,有高大坚固的羌碉庇护,云朵上的民族故此生生不息。

车在10余公里的高山道路上盘旋,抵达山道的尽头,回望的一刹那,我不禁惊呆了:就在刚才视野赤裸的大山顶,因了昨夜的春雨,竟然积雪成峰,泛着银光。那一刻,阳光也喷薄而出,如此干净、明亮。春寒料峭,我们还都穿着羽绒服,但仿佛光芒洞穿心灵和身体,让人温暖。我恍然大悟:那就是岷江的泉眼。震后的汶川,即使一座荒山,也会穷其所能,滋养一方水土。

眼前就是萝卜寨了。关于它的来历,一说是当初羌王奋力抵抗外敌入侵,被敌人割下头来,像萝卜一样展示;二是这块黄土地能种出又大又甜的萝卜。目击前方,岷江冲击漫过的川西北高原羌寨,仿佛中流砥柱,稳稳当当立在那里,背靠大山,俯瞰江河,恰似一只展翅的凤凰,于此翱翔了3000多年,成为中国最大最原始的羌寨。

仰首,山峰逶迤连绵。雪顶、丛林、坡地、羌寨、田野依次顺势而来,我甚至听见飞鸟的鸣唱、雪融化的声音、树木的生长和大山的心跳声。草木清新的气息也扑鼻而来,还夹杂着许多说不出的香味。而最令人惊喜的是,把自己置身于足下的黄土地,在一株株高大繁茂的大樱桃树下,让怒放的花朵美成一幅风景。花雪白,一簇簇,漫山遍野,同山那边的云朵相望,被阳光沐浴后,我突发奇想:它们是不是一件洁白的婚纱呢?为着今天寨子里的新娘而盛开?

今天的萝卜寨有新旧之分。因为2008年的5·12大地震,300多户的连体寨被无情摧毁,墙垣倾倒,40多个村民因此遇难。心手相牵,人们关注的目光投向这里,人们的爱和情飞跃千山万水,注入他们的魂魄。在各方的支援和帮助下,新的萝卜寨依山而建,毗邻旧寨。一段历史尘封,一个故事开启。

桃花深处,便是老寨子的废墟遗址。寨门前依然挺立着高高的黄泥羌碉,羊头壁画刻满泥墙;白石象征着纯洁,置于每户人家废墟的门楣;虽然是遗址,村民们已经整体搬离新寨,但在巷道的某个口子,某个屋檐下、某个岔道,总有绣花的婆婆、卖草药的汉子、赶着羊群的大爷、奔跑着的孩子……他们仿佛龙王庙的神树,镇守着故去的家园。

旧寨连体新寨。为增加新寨抗震性能,房屋内部全部使用砖混结构,外面再抹上黄泥,以保持羌民族传统形式。走进新寨门,喜庆的气氛扑面而来,也洋溢在每一棵樱桃树下、每一片青石板里、每一挂黄玉米棒中、每一串红辣椒顶尖……一个羌族大姐微笑着迎了上来,给我们领路。三三两两的村民从我们身边经过,手里提着鞭炮等礼物。原来羌寨的习俗是一家人的婚礼,全村人都要送去祝福。这分明是整个寨子的婚礼!

萝卜寨今天的主人公是柏林、张运丹,分别是新郎和新娘。新郎小金县人,藏族;新娘萝卜寨人,羌族。我们进新娘家小院时,篝火烧得正旺,唢呐一声比一声嘹亮。樱桃树上挂着红灯笼,映衬着雪白的花朵,像新娘娇羞的脸。新郎穿着羌族小伙子的服装,显得很精神。他娴熟地运用着羌族的礼仪招呼客人。他告诉我,两人在汶川县城打工时认识,这边婚礼结束后,他们就回小金县的老家举行藏族婚礼。不过,婚后居萝卜寨的时间会更多,自己学的是旅游专业,可能会花很多时间来学习羌族文化,干点自己的事,不想去县城打工了。

羌民族有自己的语言,却没有自己的文字记载,只能靠一代代的人口耳相传。它是一个多神崇拜的民族,敬畏大地、山林和每一个生命……新郎拿出手机扫描了我的微信。他告诉我,现在寨子里的人们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小车,他们与外界通婚,开办农家乐,机器刺绣代替手工羌绣……旅游业蓬勃勃发展起来,每当樱桃成熟的季节,商人游客纷至沓来。

我还是欣喜着的,一对新人的影子总在我眼前晃动,很清新,像雪山,像阳光,像樱花,像草地……一个藏族小伙子来到这里,他成了这个寨子的新郎。他一定是个好父亲,也一定会是萝卜寨的好儿子的。

北川新城



波澜壮阔40年,昂扬奋进新时代
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征文

文艺报社 中国作家网 主办

路的辩证法

□此 称(藏族)

到家后,仍不能平复心绪,一连多日仍觉惊恐。

返回时,凑巧碰上雨天,这条路变得更加吓人,随处有石子掉落,还有顺山而下的泥水随着车子在路面奔流。这位朋友惊恐到失语了。直到我们走完这段土路,来到平整宽敞却灾难频发的国道上时,他才逐字逐句、庄严郑重地发下一个毒誓:以后若非有关乎命根的要事,再也不去这个村子了!弄得我俩都有些尴尬。

但是,自通路以来,这条路上还没有发生过重大交通事故,顶多是年轻气盛的小伙子们在路上摔倒了摩托车,然后原地起来后,拍拍屁股继续上路。我们愿意相信,是漫山遍野的神灵,使我们巧妙避开所有灾祸,让那些愤怒的滚石和泥石流,在我们安全抵达之后才爆发。或者说,这是这条路的惊险,使人们对一切保持足够的警惕,看重或放大所有隐患,小心翼翼地走完这段险路。纵观发生在身边的交通事故,凡是被公认为险峻路段的,往往很少发生事故;那些令人闻之丧胆的故事,多半发生在舒适宽敞的路段上。

有时候,危险能更好地让我们保持警醒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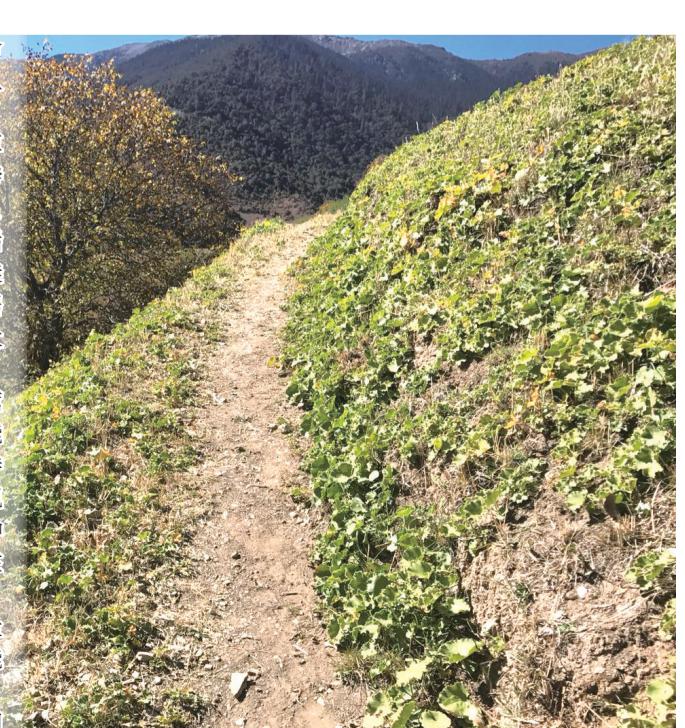
所以,我们将珍视这段险峻的公路,这段公路像是对生命的隐喻,我们在这段路上,既能庆幸生的欢愉,也能够体认死的灰暗。没铺水泥前是这样,铺上水泥后更是这样。

路的尽头首先是那仁村,意思是“天上的麦地”,是个花草繁茂、天高地阔、珍兽云集的地方,但因为地势偏高,没法把旁边的河水引进村里,田地多半是旱田,仅适于播种洋芋、青稞、蔓菁等旱地作物,物产并不丰富。从那仁村穿过一个山腰后来到萨荣村,漫山路犹如蜘蛛网,使人眼花缭乱。因为地势陡峭,农户在宽大的坡面上四散而居,每一家都像是遁世者的居所。村子四周绿林成荫,大小溪流从林间流向村里,滋养着大片肥沃的良田。

“乡村卫生路”的实施,使原来长久形成的土路和村巷、篱笆、石墙消失不见了。村子里原来的土路,都是基于人的本能和天性形成的,每一个弯道、每一个休憩点,都有着淳朴的诗意和历史感,因为这些土路是经历过时间的锻造,它们的出现是缓慢却又合理的,没有一条土路会使人感觉突兀。在这种路上,我们能享受到行走的乐趣和道路的魅力。它们绵延在田间地头,像是一个正在四处蔓延的艺术品。

但“卫生路”确实给了村人很多方便,现在,去城里买盐巴,我们一天就能转回来啦!去邻村探望二姨妈,半小时就能回来啦!

余下的时间,我们可以用来思索更多与道路无关的问题了。



20多里的山地马路,已被铺上3米来宽的水泥路了,但猝不及防的急转弯和望而生惧的悬崖,还是以前的样子。以往避免不了的安全隐患,现今同样没法避免。

摩托车、农用车、小型货车,以及造型帅气的私家车,在这条路上缓慢蠕行着。水泥把路面上原有的很多细节覆盖了,正在怂恿人们提速前行,但弯急路窄,加之山势险峻,一路下来,感觉要比从前更令人惊惧。这条新近铺就的水泥路,就像是为一名走钢丝的人穿上跑鞋,提速,仅意味着将要面临更多的危险。

当地人为这条水泥路感到自豪,但凡有人问及家乡的路况,首先介绍的不是弯度和坡度,而是铺在路面的水泥,“现在都已经铺上水泥啦”,以此显示家乡的繁荣。与此同时,铺上水泥后,坡还是原来的坡、弯还是原来的弯、悬崖依然在眼皮底下。稍有雨水时,那些不长眼睛的石头还是会滚落到路面上。

这20多里的路,始于顺江而上的通乡油路,顺着金沙江畔一座臃肿而高大的山,一直通往山后的两个村庄。20里路虽然不远,但因为路况复杂,弯多坡陡,让人感觉异常费劲。几年前,一位内地的朋友兴致高涨,嚷着要随我进村体验当地文化。交代过路况后,他仍坚持要来,怕破坏老家的好客之风,我只好答应了。我们搭乘一辆濒临散架的皮卡车进去,当翻过第一座山,开始在悬崖公路上颠簸时,这位朋友惊叫不绝,高呼各路菩萨的名号,双腿瘫在座位上直哆嗦,直到安全